

說

The Comments on Mr.Huang

黃

郭小东 主编

兰情蕙盼六十年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全国优秀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广东教育出版社

說

The Comments on Mr.Huang

黃

郭小东 主编

兰情蕙盼六十年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全国优秀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广东教育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说黄 / 郭小东主编.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548-0565-7

I. ①说… II. ①郭… III. ①黄树森—人物研究
②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K825.6②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309011号

出 品 人: 应中伟
责任编辑: 赖晓华 王泽冰
责任技编: 姚健燕
装帧设计: 张绮华

SHUO HUANG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472号12-15楼)

邮政编码: 510075

网址: <http://www.gjs.cn>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佛山市华禹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佛山市南海区罗村联和工业区西二区三路一号)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27印张 540 000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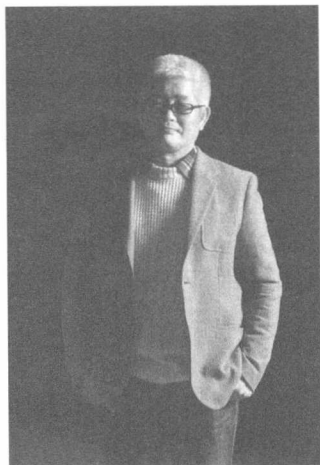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48-0565-7

定价: 98.0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20-87613102 邮箱: gjs-quality@gdpg.com.cn

购书咨询电话: 020-87615809



郭小东

一级作家，文科二级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中国知青部落》《青年流放者》《暗夜舞蹈》《1966的焚》《红庐》《风的青年时代》《非常迷离》《非常迷惑》《罪恶》《红色娘子军》《想象中的时间》《中国叙事·中国知青文学》《中国知青文学史稿》《中国当代知青文学》《逐出伊甸园的夏娃》《文学的锣鼓》《转型期文学风度》《诸神的合唱》《雨天的曼陀罗》《南方的忧郁》《知青人信札》等著作，作品多次获奖。

张颐武

于爱成

邓 琼

黄尚立

黄 晓

刘斯奋

於可训

白先勇

李凤亮

雷 铎

程文超

贺绍俊

金 岱

林 雄

周建平

张 鹏

何超群

杨黎光

钟洁玲

陈剑晖

胡经之

梁树新

陈晓明

陈 辽

白 烨

叶春生

陈中秋

费 勇

吴宏聪

余庆安

周松芳

郭冰茹

林雨纯

龚彦华

杨宏海

闫晶明

金 庸

李怀宇

古远清

郭小东

申霞艳

伊 始

吴聿立

田 丹

阎 纲

海 帆

黄伟宗

许翼心

陈俊年

陈志红

林 岗

郑心伶

蒋述卓

吴红林

谢有顺

陈艳冰

江俊绪

谢望新

郭 珊

谭庭浩

范若丁

施爱东

周洪威

曾镇南

林 壖

张木柱

章以武

杨苗燕

何继青

钟晓毅

陈青霞

黄长怡

黃太軒森先生問介中山大學
初見金鑄芒文代華革命高歌
江太陽敗草開放高揚反恩
蘇州頌南文代大詩論當了但
帶新文子世評南國境具
文代國作天方智商倡文見
空以個性大辯高初結國現
家行國際三以所定心聲高利
在華國創作研討會上獲聘學生雷鋒劇作

對人百琴多楠桂
森林萬頃有棟材

吾兄黃對森君素已
獎掖後進爲已任故非李
散布海內海內外如今廉
頗老矣尚能飯也此亦足
堪慰矣故已其名而戲爲
之聯 廿二〇六年六月廿日於臺
灣作家華嚴作品研討會上雷鐸銘記

“老板”不老

谭庭浩

2014年11月某日，我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这样一条微信：

“上午在一位老朋友那里，见到这本《当代文坛报》合订本。打开，1987年第1期，头条，竟是与唐正柱兄合作的那篇对话：《第五代与第一代和第六代》。那时正柱兄在攻读硕士，我在念大三。《当代文坛报》有次在中大中文系开座谈会，正柱兄与我都有幸参加，还不约而同谈到几代批评家的话题，引起主编黄树森老师关注，当即命我们写成文章，先写篇短的，当期发，再写篇长的，下一期发。杂志出刊那几天，天天迫不及待，跑去中大邮局旁边的小书店，看到了没有。那一次文章发表的兴奋和激动，以后再也没有如此强烈了。”

就是1986年冬天在中大的那次座谈会上，我第一次见到黄树森老师。

（这称呼叫起来怎么这么不顺？生分，甚至别扭；还是我手写我口，一仍“江湖”通例，直呼“老板”吧。）

自此便成了老板的《当代文坛报》的作者。（没错，确实是老板的《当代文坛报》：那年头，从思想观念到审美趣味，带着主编强烈个人风格的杂志，寥寥无几；说实话，现在也不多。）尤其是1988年秋天师从黄伟宗老师念硕士研究生之后，因为“二黄”乃中大同窗，老板自然也成了我的“师叔”，关系立马亲近起来。那几年，在“二黄”鼓励下，我初生牛犊，跃跃欲试，在《当代文坛报》发表了好几篇文学评论。印象最深的，是1989年受“二黄”之命，与一位同门师兄合

作，写成并发表了《广东文艺批评四十年概观》一文，长达四万余言。1991年夏天，我的硕士论文《青春心史：1985年以后中国文学中的城市青年文化心态》进行答辩的时候，老板也参加了。还清楚记得答辩那天一大早，我跟随一辆面包车，去东山接老板到中大。答辩中，老板目光如炬，向我提出了一个与论文题旨关系密切而且相当敏感的弑父文化问题。

毕业以后，更与老板时相过从，吃吃喝喝。最“经典”的，恐怕是炮制“叩问岭南”大型书链那些日子。我2005年在一篇悼念程文超的文章里回忆：“是1994年，其时我和钟晓毅、杨苗燕等人，正在‘老板’黄树森的煽动下，雄心勃勃捣鼓‘叩问岭南’大型书链，欲对潜滋暗长当中的广东新文化来一番系统的梳理和评述。我们深受老板‘在餐馆’的工作方式的感染（我后来曾套用一个熟悉的句型造句，调侃老板：‘他不在家里，就在餐馆；不在餐馆，就在去餐馆的路上’），三天两头往东山小观园酒家里泡，胡侃神聊，放言高论，在这个都会喧嚣的市声和天天上演的平民的狂欢中，展开我们海阔天空的思想盛宴，总是直至夜深酒家打烊才依依作鸟兽散。有一晚，老板带来了程文超。从这一晚开始，程文超便频频和我们泡在了一起。”

老板主编的这套丛书，其中“首批三环”，也就是杨苗燕的《别等我在老地方——广东新时期文化景观》、钟晓毅的《穿过林子便是海——漫步“边缘文化”》和我的《站在城头看风景——当代都市文化的散点透视》，1995年在花城出版社出版，并于次年获得广东省第五届鲁迅文艺奖。

过了近十年，2004年，《南方都市报》在一个大型系列报道《广州制造》中，为“叩问岭南”大型书链作了整整两个版的回顾，把它作为新时期“广州制造”的重要成果，称它“最早、最大规模地开始对广东新文化进行探讨，是新文化最早的文本纪录”。报道还记录了一个细节：“黄树森还记得，当时他列出的书名写满了两张纸，但在大家讨论时都被一一否决，最后看到‘叩问岭南’时，大家才突然眼

前一亮，觉得很有意思。”小观园里夜夜大脑风暴之情景，于此可见一斑。

1999年初，我离开南方周末，到了新成立的南方日报出版社。第一个策划，就是延续“叩问岭南”大型书链探索当下新文化的思路，请老板出马，主编“流行蛊”系列丛书，请一帮当时还在中大、暨大和华师大就读的更年轻的学子，以一种更加鲜活跳跃的网络时代的图文形式，梳理与探究方兴未艾、影响日隆的流行文化和时尚文化。

吃喝、聊天、碰撞、写作、出书，再吃喝、聊天、碰撞、写作、出书……与老板“混”，就是这种节奏。

2000年，老板自己要出书了。也许因为我已经转做出版，又刚刚合作了“流行蛊”，也可能因为见我和他一样，不甘因循守旧，老想搞搞新意思，老板为了出好这本书，从头到尾拉着我，我当然也乐于奉陪到底，把这当作可以尽情大玩一把的天赐良机。不知道见了多少面吃了多少饭聊了多少天抽了多少烟，更不知道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折腾捣鼓推倒重来了多少回……历时一年有余，一套两册从内容整合到装帧设计都颇富创意的书，千呼万唤始出来。2001年秋天，《手记·叩问》问世。

2002年8月，广东省文联等单位举办了“叩问岭南——黄树森文艺批评实践研讨会”。会前，我建议老板编印一本精美小册子，摘要汇集与会众人对他的印象与评点，虽然短平快，可说不定更有传播力。我在编辑小册子的同时，自己也写了篇“老板印象记”，就是稍作修改后也收进了这本书的《餐厅里的“老板”》。（此文可与这篇所谓序对读，互为链接，互为背景，互相发明，共同拼贴和丰富我眼中与心中老板的形象。一笑。）开会的时候，这本小册子果然很受欢迎。我注意到，谢望新老师从头到尾看得津津有味。出版界有位朋友会后告知，他看到我写的那一小段：“二沙岛的玫瑰园刚开业的时候，养在深闺人未识，我向老板隆重推荐，大获他的喜爱；两周后我出差回来，他告诉我，他已经去了六次！”，尤其是最后一句，忍不住笑出了声！

大家对小册子的反应，其实就是对老板魅力的应和。这一本《说黄》，可以说是当年那本小册子的扩大版和升级版。经由朋友们一面面镜子的映照，通过更多细节、段子和故事，老板的形象更为鲜活、生猛和好玩了；朋友们对老板的“阅读与理解”，也有了更加立体、厚实和深入的呈现。另一本《黄说》和这一本《说黄》，构成我者与他者、文与人之间一种多重折射、异常有趣的互文关系。

我写的那篇《餐厅里的“老板”》，选择了餐厅这个十分中国、非常广州、既物质也精神的空间，来描画老板。我当时隐隐感到：“餐馆只是一个隐喻。隐喻背后，才是老板真正着迷的，像餐馆那样新鲜生猛热气腾腾的生活。在老板眼里，生活就是一席不散的盛宴。盛宴当前，他乐在其中。他喜欢多元聚合的生活形态，所以他喜欢城市。他喜欢适意无碍的生活空间，所以他喜欢岭南。他喜欢新意纷呈的生活风格，所以他喜欢流行与时尚。”

今天我看得更加清楚，餐馆所隐喻的世俗生活，正是老板的源头活水。他饱满的生命，他强大的气场，他淋漓的元气，他青春的心态，他丰盈的感受，他犀利的目光，他鲜活的思想，他跃动的思维，他跳脱的文字……都源于世俗生活，尤其来自他与世俗生活非同一般的关联。（关联产生价值。什么样的关联产生什么样的价值。）我敢打赌，老板与世俗生活之间，一定有一条完全属于他自己的独特而隐秘的通道。这条通道又随时随地衍生无数交叉小径，一如纵横交错而又整然有序的大脑神经网络，偷偷通往世俗生活的深处，通往世俗生活的角落，通往世俗生活的皱折，通往世俗生活的诸色人等……一天到晚在这样的秘密通道和交叉小径上游游逛逛，仿佛当年巴黎那位都市漫游者波德莱尔，老板能不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吗？能不独自偷着乐吗？

在《南方都市报》回眸“叩问岭南”大型书链的专版上，我应邀写了一篇题为《可以超越，难以绕过》的小文（署名“如许”），简约点明这套丛书的意义。内中说道：“固有的传统眼光遮蔽着人们。这种眼光强调‘精英’，标举‘高雅’，

追慕纯粹的‘文化’。它一旦固化成一种狭隘的‘前理解’，就不可能看到——更不可能看懂先期萌动于岭南的这种都市的、大众的、通俗的和商业的新文化，以及它所代表的丰富多彩、指向未来的现代性。后来，当这种新文化势如破竹梯度推进节节‘北伐’的时候，不屑者、轻视者和怀疑者，瞠目结舌之余，惟有集体失语。”

“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长青”。老板揣着从世俗生活获得的丰厚馈赠，底气十足，懒得理会那些陈旧理论，足以超越“固有的传统眼光”。他比别人更早感受到三十多年前世俗生活的巨变（别忘了那些年他三天两头往深圳跑），先行一步，虚怀接纳扑面而来的广东新文化；他也由此更早窥见这个新时代的某些秘密，首着先鞭，以新的目光，来观察和透视本就消融在世俗生活之中的新兴文化。

（在中大念本科时，曾选修历史系大学者姜伯勤教授的《敦煌文化史》。姜先生情怀幽远，课堂上常古今中外，自由挥洒。有一次，他引经据典说明，现代化就是世俗化。这个说法，如今已是常识；可在1980年代，对我来说，简直醍醐灌顶！）

老板这几十年来对广东新文化的关注、观察、发现、阐释和推动，在我看来，是他对这种仍在生成和发展之中的新兴文化的最大贡献。（他近年主编的“九章”系列丛书，则往后回溯，集前人之论，替广东新文化探寻历史渊源。）“叩问岭南，就是叩问当下中国新文化”。老板对当下中国新文化的意义，亦自在其中矣。

一路走来，老板八十了。

老板八十了，可哪里看得到八十高龄的蛛丝马迹？他照样目光炯炯，生气灌注，真力弥满；用他的口头禅来说，还鬼那么精神！

傅雷在家书里，不只一次教导傅聪，“先做人，其次做艺术家，再次做音乐家，最后做钢琴家”。当这个家那个家、这个长那个长渐次老去，最后剩下的，倒真的就只是一个人了。一个人的老年状态，是这个人从小到老，一生经历之种种，

积淀与“发酵”所成：身体、性情、教育、阅历、思想、眼界……是一个人以一生为原料也以一生为时间酿造出来的一坛老酒，其成色、味道与芳香，各各不同。三岁定八十；八十也完完全全明明白白“倒影”着一生。

老板源源不断从世俗生活当中汲取的烟火与血气，一直滋养着他，使他来到老年，依然生猛健旺。他这个人，比起他的种种精彩的文化业绩，实在还要精彩多多。这是朋友圈中最大共识。老板就是老年状态的“理想模型”，是吾辈中年男女仰之慕之的偶像。不只一位朋友暗下决心：老了当如黄老板！

老板八十，宝刀未老。新年伊始，他又炮制出《黄说》《说黄》二书，双剑合璧，双喜临门。我少不了又陪他折腾了一番，可万万没有想到一不小心把自己也折腾进来：老板竟命我写序，令我不胜惶恐，压力山大。想起1980年代初李泽厚为宗白华先生《美学散步》所作序中一句：“藐予小子，何敢赞一言？”

祝老板不老！

2015年1月8日

（作者系南方日报出版社副社长，编审）

一个人与一种文学史

——黄树森与广东新文化

于爱成

今人治文化文学史，已有多种视角，如社会学、心态史、文体嬗变、人文精神等。新时期广东文化文学史的梳理，当然可以采用如上任何一种写法，但也有一种脉络更清新，线条更单纯，却能够见微知著、一孔窥豹的途径，就是从个人切入，当然前提是存在这么一个枢纽人物。在广东新文化（文学）发展实践中，这样的人物不难找到，黄树森算是其中之一。

之所以作如此选择，是因为黄树森独特的文化角色和重要的学术贡献。他见证并参与了新时期广东文坛几乎任何一项文化活动；他以其主持的《当代文坛报》捕捉到了几乎每一个敏感话题，并以惊人的洞见和前瞻制造了一阵阵“理论旋风”；他在全国第一个著文否定“文艺黑线”论，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全国文艺界的思想解放运动；他第一个为特区辩护，文章被当时的深圳决策层拿作理论支持和支撑在市委常委会上宣读；他第一个引荐介绍白先勇的小说、梁羽生的新武侠，第一个辟专栏解读“琼瑶之谜”，第一个跟梁凤仪接洽，联系推介其财经商战小说事宜，对推动内地、港、澳、台及海外华文文学的交流着力不小，功莫大焉。

几乎在广东新文化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紧要环节，他都能够或三言两语指中要害、点通迷津，或动用手中的刊物阵地组织策划宏文、短论、专题、急章，迅即作出反应，或借助社会力量，以研讨活动，制造效应，激发舆论，促成社会

热点聚焦。这些举措，看似随意，如1984年组织的“文学与改革”研讨会，1986年“现代文明与文学”研讨会，1987年、1988年对报告文学文本的研讨及对“报告文学热”的推波助澜，1988年开始到1989年全线启动、波及直至1996年的“珠江大文化圈”“岭南文派”“岭南新文化”的讨论，1993年对广东电视剧的方位、品格、模式的探讨，1995年对经济语境下粤沪两地文化发展的探讨与交流，其间穿插的对于《白门柳》《商界》、“刘西鸿热”“打工文学”“特区军旅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的文本分析与理论研究，以及“经济文化时代”“第三种选择”理论话题的提出，今天看来，这阵阵“旋风”，实则是串成了一条环环相扣的链条，既切入了广东现代化进军的历程，具有动态性、共时性、迅捷性、敏锐性特点，又有研究性、科学性、历时性、取美学与历史学批判视角交融的特点。这种文化参与与文化研究的双重投入与理性关照，是黄树森的杰作。他每每都能判断正确，及时出手，分析到位，反应神速，因而在广东新文化（文学）的发展中起到一个枢纽人物的作用。及至洋洋万言的中国三大文化态势思绪并序大型书链《叩问岭南》抛出，岭南新文化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经过萌芽、初苞、茁壮成长，已经开花结果了。此前不久，刘斯奋发表了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和广东新文化建设的总结性、思辨性、引导性理论宏文《朝阳文化、巨人精神与盛世传统——关于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这两种理论框架的提出，化解了广东学界越来越浓的急于自我表白、自我辩护的焦虑，将广东新文化的考察、设计命名与理论提炼、升华放在全球范畴内，现代文明的大局中，科学与理性的烛照下，显示出独有的理论魅力和现实冲击力。

作为一位理论家、编辑家、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黄树森以其一份杂志（《当代文坛报》）、两部专著（《题材纵横谈》《手记·叩问》）、三套丛书（“叩问岭南”大型理论书链、“流行蛊”当代流行文化丛书、“中国九章”大赋体文献编纂评点丛书）、一个社团（广东文艺批评家协会）、一套机制（发现人才，培养

人才，推出作品，以作品推人，以人才拉动刊物，以刊物制造话题，将话题进行研讨，将研讨影响社会，将成果转化到其他领域）、若干文章，将其“追求发现，而不追求深刻；追求圆通，而不追求新潮”的文化理念实践得淋漓尽致，有声有色。从而，其文化生涯也正如其所言，“在动感中获得理论乐趣，在可操作中享受理论人生”。

广东新时期文化发展的历史，因为一些精英的参与策划，带上了浓重的主体意识，从而也就显得更加易于触摸了。它不是冷冰冰干巴巴的存在，不是“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它是在历史客观规律性与主体能动性的设计之中，所达成的一种默契。这种当代文化与文学的精英人士当然不唯黄树森一人，单就理论界而言，前有萧殷、黄秋耘、楼栖，后有饶芃子、黄伟宗，其他还有一批经院派学者，如吴宏聪、李育中、黄修己、胡经之、叶春生等，以及后起的程文超、蒋述卓、金岱、艾晓明、林岗、高小康等。近年来还涌现了打通社会文化学派与经院学派的谢有顺、洪治纲、南翔等。只不过黄树森所处的位置、所起的作用更承上启下，其思想、智慧更直接地转化为现实推动力，其理念更明显地表现为入世、“补台”的姿态罢了。当然这也更充分地成全了他，从而以一个人，即可串起一部广东新文化（文学）的发展史；透过他的文化实践，我们可以触摸到尚有热度的那段历史，而且历史还在行进，仍以他的参与和设计为部分的动力。

一部专著

黄树森在2003年推出阶段性总结文集《手记·叩问》之前，四十五年的文化生涯，只有一部专著问世，就是《题材纵横谈》，而且还是1985年出版的。对于这位睿智、深刻、机敏的批评家来说，出手未免太过吝啬了。不能不说是广东乃至全国文艺理论批评领域的一个遗憾。因为就他的《题材纵横谈》而言，直到今天仍闪烁